

史通通釋

冊四

史通通釋卷八

內篇

模擬 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

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

晉書作符朗

則比跡

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

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釋**

篇言模擬者師古之義也開局渾舉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

而心同

**釋**

貌猶文也心猶實也二句分提下作兩扇應之

何以言之蓋古者

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

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

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

一脫思考字

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奔市也乃云秦

殺

集內殺多作煞

其大夫李斯夫

三字脫此

以諸侯之大夫名

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擬書大夫第一則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

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

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

或作但疑當作昔

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稱我第二則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

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

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

一作被

典午之善政同

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

也

**釋**擬龔志上第三則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

原音征

魯以行

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

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

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

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

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

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仿王正五

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

云何以書記某

舊作其

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

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

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

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

貌同而心異也

釋

擬用何以書句第五則○作議且

論之文可一用之史法則非體

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

傳首不

據文義刊正舊作已非

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

政

此下當有至匈奴也

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

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

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

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

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

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呼其人第六則愚謂此昔一本誤多字家語有云蒼梧

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一多其字爲讓非讓道也

又揚子法言曰士士一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

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

一有字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民一作此韓子所以著五

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迷者銳志於

字之

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

而一無字巍然自謂五

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釋總評貌同而心異至此東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

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

一作

其所以爲似者

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立

互一作

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

賤爲匹夫栖皇

舊作惶

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

哉

此殺總挈貌異心同意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

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

焉

又一小挈後所列貌異心同凡七則皆以左氏爲式也

蓋君父見害臣子

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

而云彭生乘公公

舊脫公字

一薨於車

桓十如干寶晉紀

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

舊多又字

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不忍斥書之

一法第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

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

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

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

疑二字江

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

舊徐字

江湛

湛字

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

一作

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

**釋**

師左氏書事前後伏應之法第二則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

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

叔牂

一作子臧

並誤

前稱子產則次見國

當作

僑其類

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

舊

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

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左氏書人名字則

左氏與論語

忽添論語是古文參錯處

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詞積句但是往復

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

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

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左氏傳論

語敘應對省

善人君子

四字通泛

功業不書見於

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舊誤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至蕭方等

一字脫

三十國春秋

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

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釋**

左氏彰美不待實敘之法第五則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

混說無取睠

與眷通同

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

哭昭子曰子

一字脫

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

昭二



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師左氏書預兆後省之法第六則

蓋文雖缺略理

甚昭著此立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

而云上

當作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宜十

夫不

言攀舟

恐脫擾字

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

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

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

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師左氏敘事片言蔽全形

之法第七則意略與用晦篇同○已下合論兩扇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

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

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睹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結到教人學古神似  
毋貌似以爲歸宿

**按**此篇所論前論書法後論筆法也六朝著述率趨模擬子元就彼風尚析出形神兩途頓使仙凡立判貌同心異貌異心同學古合離秘方盡此愚於左氏讀賈辛適縣悟韓柳贈行體讀蘧啓疆對

楚靈識歐蘇論事訣亦所謂貌異心同者乎若六朝之擬漢貌同而已。左氏敘一人名封字諡傳

中錯出讀者苦之必斟牂產僑之爲擬竊謂非是

符朗比莊周晉載記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幼懷遠操不屑時榮著符子亦老莊

之流也隋經籍志符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符隋志作符又宋書志及世說并注凡引符秦事

並從竹符符之辯具在正史篇

范曄參賈誼曄本傳與諸甥姪書云吾於循吏以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

貌同心異駱賓王文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按四

傑與劉同時而稍前劉似仿其語意

譙周古史考蜀志本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

百餘篇

江外忘亡按左閔二年言衛國忘亡爲齊桓存衛加贊也今晉乃滅吳與存亡國異道而

干寶乃套用其

文故史通駁之

歸命

吳志後主皓降晉舉家遷於京師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其期號為歸命侯

春王正月

春秋傳元年春王正月按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愚嘗論之春

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

心

帝正月

按孫盛魏晉陽秋不可得見今所傳王氏元經起晉惠帝太熙元年每歲首亦必書

帝正月史通仍不亂及愚前言其書在依託然否間者信矣

陵字立政

李陵傳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

至匈奴招陵立政曰出少卿陵字立政霍子孟上歸易

叔謝女請少卿來歸故鄉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

字之曰奴干

周書伊婁穆傳穆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

此字之曰云云於史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

蒼梧人

按此事俗本史通並作謝承家語云謝承三國吳人吳志無傳隋唐志但有謝承

後漢書更無別著家語一書及得映在鈔古本史通

核之原無謝承二字因檢家語其文在卷四大本

語作蒼梧人言

江湛南史宋江夷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

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荀執異議並

謂宜許湛讓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並

色甚厲坐散俱出省據窗受推排色不撓宋書

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虜再按本傳及徐湛之傳

俱無同受排仆之文雖裴略不可得見而歷考時

通衍文是也左傳宣二鄭公子歸元受命於楚伐宋

羊斟叔牂宋華元御之將戰子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事我

然也對曰非也子產國僑按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其下云

有但止稱僑或稱公孫僑而配下巨叔牂之厚嘗

桓玄敬道

按本傳玄字略又敬道不可得於所論書法未史

與桓事有涉之人如劉道規何無忌魏詠之檀憑

家改易字句不盡舊文此等

殷鐵景仁

宋書劉湛傳湛與殷景仁素欸及俱被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湛曰老父恃老遂

就殷鐵干祿又南史范泰傳泰卒議贈開府殷景

張長史乎

此魏太武南侵時其尚書李孝伯與張

去問姓語南史則又增孝伯曰

蕭方等

見稱

慕容恪在

晉載記恪字玄恭孰之第四子也孰將

圖也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可

山上掛絲

北齊張亮傳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

小異

樂血滿袖

北齊帝紀余朱兆等同會鄴挾洹水而

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北遇高昂望

葉公好龍

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而去曰

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龍也

似龍而非龍也按王氏應麟曰莊子逸篇十有九

司馬彪注唐世猶存今亡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

御覽

聚太平見之

書事 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

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

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

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

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

千寶釋語不必與五志分貼

於是

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

事之所摠括粗得於茲矣

**釋**

首引舊志論史家書事之體必其重大有關係

者乃書之也

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

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

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

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三科以補五志也亦

不與後文關貼

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

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釋**

此節特廣書事之途○已上二節皆言所當書

者大致與煩猥反對是爲首截

但自

一字無

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

不法則何以示後

**釋**

提中節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

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

立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

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



其所失也

譏馬貶班引用成語以見

尋班馬二史咸

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

見爲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

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

節中作頓挫

苟目

或譎作自

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蔡之流

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

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

其說散見諸篇之中

此其大

較也必伸以糺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

子曰於予何誅於此

此一無此字

數家見之矣

**釋**

此節兩層皆從事理

乖違處論書事之失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

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

若存若亡最圓

活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爨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

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

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

節中頓挫

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

事委巷瑣言

非關軍國興亡者

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

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釋**

此節兩層從物異徵驗邊論書事之得失

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

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

喬左慈廩君槃

亦作盤

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

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

節中頓挫

又自魏晉已

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

一作調

諠

小辯嗤鄙異聞

在小說家可無譏也

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

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

馴而濫入國史矣

至如王思狂

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

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

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

爲之撫掌

一作拊

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

此節兩層從詭誕

諸點綴略見無妨

○已上三節統爲中截

謂

大抵

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

提後

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

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

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

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

相欺故德彌少而瑞

或作祥

彌多政逾劣而祥

或作瑞

逾

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

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

無別其煩一也

釋

後寫符瑞爲四煩之一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

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

長一作

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

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疑威字德所及此皆國之大

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

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

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

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

恒亦作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

常朝入紀為四煩之二愚謂若乃一作若百職一作非

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

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

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

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

其實而有其名南北諸史以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

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虛銜備載為四煩之

三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

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

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之後廉謹相承史記萬石君傳此則其事尤

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

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而一無字乃敘其名

位一二一作無遺此實家諫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發錄世官爲四煩之四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疑當作近古足驗積

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

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其斯之謂矣總繳書事四煩後截歸宿在此亦有言或可記功或

可書而紀一作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

迄於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

諸鄰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

黃能

熊一作

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

見後篇元凱注

或五穀大夫假趙良而見識

商君列傳

則知當時正史流

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

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

**釋**

此節反以遺缺圓其說是餘文既而

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

殊一作

馬遷所書比三傳而

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

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

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

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釋**

末又帶及經傳正史

之外撥拾殘叢折衷貴審也

**按**書事與敘事篇各義敘事以法言書事以理斷

法戒浮華理歸體要用意尤尊嚴也局分三截旁

引正規森如律令

荀悅五志

高語在荀紀第一

班譏司馬

見探蹟一篇此

傅玄貶班

晉書傳玄字休奔御史中丞遷太僕撰

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

笑他人二句

陸機豪士賦序中語

指蹤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者追殺獸

吞燕卵

鄭氏商頌譜有城氏之帝名簡狄爾雅釋

鳥燕燕

啓龍縈

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謠曰縈孤箕服實

為二龍王請其縈藏之而孕育而棄之縈服者

取之周本紀亦載之

厲壤門

左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

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鬼謀社

左哀七年曹初曹人振鐸請待公孫立於社宮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

位好田弋曹鄴人公孫彊好弋說之因訪政專有

乃行八年宋滅曹

龍使聽政夢者之子

江使返璧

注見書志篇再按前注鄭

圯橋授書

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圯橋

王喬左慈

見採撰篇

廩君槃瓠

後漢南蠻傳巴郡蠻本有五姓未

以為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槃瓠見斷限篇

語林笑林

隋經籍志語林十卷東晉處

世說俗說

世說即臨川所撰見尚書家

驅蠅

魏志注魏略云王思恚怒自起驅蠅不能得還

取筆擲地

踏壞之



持螯

晉書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膳痂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鰾魚嘗詰孟靈休靈休瘡痂落牀上取

悉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

不問瘡痂無罪以罪遞互與

傷贅

南史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不專崖檢寸舅

著舅枕以刀子動舅頭有去入九尺百擲百中舅

長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

嘉禾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

子之命作嘉禾

秦得若雉

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

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鳴祀志作雄雉

魯獲如麇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麇孰以

特言之大之也麟者仁獸也角者孔子曰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者

袂拭面涕沾袍

呼韓入侍漢宣帝紀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

時呼韓邪單于稽侯黡來朝贊謁稱藩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

肅慎來庭

孔子世家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後漢書挹婁

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晉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砮紹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按魏

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使重譯入貢卽其事又晉武紀咸寧五年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黃能之祟

晉語鄭簡公使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今

夢黃能入于寢門入殺乎泚厲鬼邪子產曰昔者

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

未舉夏郊邪左昭七黃能作黃熊二傳皆無叔向

謝拾沈遺

謝綽宋拾遺十章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  
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  
史官之責也

**釋**

此篇前半以有關法戒  
之人當見史冊爲說

觀夫文籍肇

勅史有尙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  
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  
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閔夭若斯人者或爲惡縱暴  
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  
義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  
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  
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  
並命代世亦作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  
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

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

釋首

尚書春秋有闕開端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

載至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  
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

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其言與探蹟篇不相顧

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

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其

一脫事所其字

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

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

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楨許詢文雅高於楊豫

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此亦

網漏吞舟過爲迂闊者

釋

以上述馬班壽隱諸史列傳有闕

觀東漢

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

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

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

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

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釋此補述後漢書取舍失當也文

當列三國兩晉之前緣是婦女故另綴焉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

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舊作道通一作不移

飲鳩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宣何以加諸鮑昭文宗

學府馳名海內方于漢代襄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

申其褒獎釋此述于野宋略傳亦有闕也○此處截

者而傳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有一有書名竹帛者

蓋唯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

年明主一無明主二字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

懼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

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

亂常存滅興亡所繫一作千本此三句中干字滅字既有關時政

故不可闕書釋此段轉關書善虛運書惡實拈皆有

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

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釋近史則庸

疎管小亦書不足示戒矣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

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寬斬歙蜀志之有許

慈宋書之虞立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

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

足為少書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

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釋近史於尋常流

矣勸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

簡牘無聞斯乃警所不該

能謂明不

理無足咎至若愚

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  
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  
其慎之哉

**釋**

單收後半不必  
專傳者一截

**按**以書善書惡植史體以勸善懲惡宏史才若善  
不足以勸惡不足以懲則其用無所施而於體不  
宜褻乃史或闕書焉或濫書焉兩皆失之論非不  
讜也雖然談何容易非矢質鬼神之心而炳俟  
百世之明識其孰能與於斯。兩截臚列或荒遠  
或細碎舉之恐不勝舉與品藻篇一類不免翰墨  
煩勞

元凱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蒼舒臚凱  
擢演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

之八懼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子八人伯翳之八元此十六

土族也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教於四方后

寒浞左襄四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

內而施賂於外伯明氏之讎以取也行媚於

飛廉惡來秦本紀伯翳之裔中惡來在西戎保西垂

走於事紂以散宜闕天按散闕二人期以闕尚書君爽篇史通

由余秦本紀由余觀秦繆公也亡入戎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入為之亦苦民矣繆

公恠之由余笑曰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

懷忠信以事其上不知樂遺戎王間由余聖人之治

也於是繆公懼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聖人之治

百里奚史記秦本紀云晉獻公滅虞虢虢人驍虞君與

惟左傳之言驍秦穆姬者為井伯無百里奚之名



蠡種

外傳越語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與師伐吳不勝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種不如蠡四年

我守於國之外敵國之制主斷其事種不如蠡四年

種四封之吳居軍三年

曹沫

按會刺客傳曹沫魯人於魯莊齊桓手劍曹子

無名左穀則三名曹刺又皆無劫桓事故曰三傳不書曹沫

公儀休

趙岐孟子注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按事又見董子賢良策對

甯戚

管子小稱篇桓公使管仲鮑叔牙甯戚四管于鮑叔奉杯而起曰公使公仲鮑叔忘如莒時也呂覽

毋忘東縛在魯也甯戚注曰歌碩鼠也而呂覽淮南並云擊牛角疾歌注曰歌碩鼠也而呂覽

威淮南不作甯越至應邵述布歌又別歌曰南山研飯石爛生不遭亮與舜禪短述布歌又別歌曰南山研飯

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三書互異識以備考時

田穰苴

史記本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難田氏庶孽然其人能附衆之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

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

師

薄昭

附見外戚薄姬傳高后崩迎立代王為皇帝

王恣

不用漢法時帝舅薄昭為將

楊僕

有酷吏傳僕以千夫為吏南越反拜樓船將軍

顏馬

文選張衡思玄賦云尉龍眉而郎潛兮逮三

好武

景帝好老何其老也對曰好少顏臣已老是以三

擢為

都尉

史岑

參雕龍選注漢有兩史岑之一在王莽末史岑之子

孝東

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其帝問可

與誰

等校書郎對前世史岑之比者是也其一頌

和熹

鄧后者字孝山在莽後百有餘年書典之散亡

莫詳

爵里集林諸家以孝山文載於子孝之集也

范曄

遂謂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顯誤是也

元則

魏志附見輔政以曹爽傳裴注魏略曰桓範字元則

兵輔

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徵四方大

史

通通釋

卷八

人物

七

中華書局聚

司農部官章曰徐之身爽不從及宣王收範尉魏氏春

秋曰範哭謂爽曰曹子丹佳族人滅

仲景耶皇檢三國裴注絕無其人劉意豈謂張仲景

於定方蓋仲景醫聖與陀齊名隋志方書亦二

連載並注漢人漢末魏初也然而陳壽志傳華陀不入

及仲景景南陽特舉出之魏或然耶讀書志名醫錄

論二方書錄二篇證合內外辭百九與七古法今治傷寒

何楨張幽州刺史何楨字元龜有文學器大官甚偉

後道魏光祿大夫楨之曾孫也

許詢世說諸人學許掾及支少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不

亦在焉許便往與王復屈許何至相苦邪王

按許掾即王詢也字玄復劉惔嘗云清風朗月恨無

及諸王謝傳

秦嘉妻徐

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

爾淑答詩略云妾身兮不令感疾兮來歸曠廢兮

侍艸情敬兮有違君兮今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

兮離別夢想兮容輝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

文類聚淑復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

誰榮之歎素琴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

列丹鉛錄子觀藝文玉臺二書見東漢婦人徐淑

與夫書及詩皆麗則可誦幽瑛錄淑一晝臥流涕還

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賣書還

日中當至事如夢大

董祀妻蔡後漢列女傳陳留董祀妻有才辯又蔡邕

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天下喪

亂焉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

子曹操素與邕善遣使祀

張褱晉書忠義傳張褱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踐

翼付褱密令鴛帝既受命敷曰鴛君求生何面

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此死也

則於其子暢傳見之易代之

史體自應爾可無關如之

鮑昭宋書臨川王傳義慶為宗室之表招聚文學

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

史通通釋卷八人物

大中華書局聚

贈逸為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

盡實不然也按唐人避武后諱墨多作皀昭

三叛左昭三十一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不求

其名賤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

傅靳漢書樊鄴夏侯灌傅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七人中敘功惟傅寬周縲事最少

也

許慈蜀志本傳慈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與並為博士典掌舊文更相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

借時尋楚捷其矜己妬彼至於此

虞工進宋書本傳進累戰有功封望蔡縣男除宋臺令書史臣曰諸將起自豎夫心一乎主

百死而不顧遂饗封侯之報

王憲魏書本傳憲字顯則北海虞人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卒

年八十九北史憲作懔

燕石關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

見之掩口廬胡而笑曰  
此燕石也與瓦甃同

齊竽

韓子內儲說

一

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

人南郭處士爲王吹竽王說之宣  
王死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 史通通釋卷八



史通通釋卷九

內篇

覈才 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

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

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

作者若蔡邕劉峻

一本峻獨不書名而書字非

徐陵劉炫之徒各

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

一無字

侏儒一節而他

事可知

釋

首舉四人皆有心掌故而未及成史者此下分評

而案伯喈於朔方

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

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

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



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一層評蔡邕與書志篇論天文同旨孝標持

論談一作析理誠爲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爲煩碎山栖

一志直論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

陳范者也一層評劉峻孝穆在齊有志於一有梁史及還

江左而一有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

亦猶灑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

卜者審矣一層評徐陵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迥不遇

觀一無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

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一層

評劉炫○上分嚴四人見如此名才留昔尼父有言

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

世異文之與史較一作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

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

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

何

釋至此提出本篇論旨文與史本非二途但唐初文尚麗體以入史局則非其倫矣○劉之前以

詞賦才而成正史者唯班沈二人故列出之

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

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諠頌之文蕭

繹江淹直

一作

成銘贊之序

序字似

温子昇尤工

喜

複語盧思道雅好麗

字用儷

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

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

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

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

麗此段所舉諸人正證上文麗詞史筆之不相入也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

每當有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

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

舊訛

連章累牘罕逢微

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爲能

爲一作能事

當時莫之敢侮假

令其

其一無字

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

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

歠醯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

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也一無字

**釋**此節諺

之所趨搭到任之者反不見收矣

尚同歸將志古者反不見收矣

昔傅玄

或作毅

非有云

脫

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

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

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

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

以上並傳玄語

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尙矣斯則自古之一有所

歎豈獨當今者哉

字一無當

**釋**

末以古語證之

於時句歎時情所尙積

而難反也

按載文之言曰文之將史其流一也敘事之言曰其爲文也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茲又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蓋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旣興文筆難乎爲史筆其理然也麗於色者必靡於質工爲偶者必拙爲疎當公之時值唐初運連軫六朝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故對時局再三言之。或疑諸史敘事究與六朝碑版不同何累以俳體瞋之噫讀書亦不審矣盍姑取晉宋諸書觀其敘言乎其中章奏大篇無論他如立談口語決難猝辦四六而時流吐屬鮮非駢儷乃至徒河羯氏之流竊時裔種耳應答言句文必疊雙其爲矜粉飾逐風氣顯自筆頭出矣非俳而何疑者退而檢之皆是○史通極詆儷詞卒亦自爲俳體正所謂拘於時

者乎然其言已爲退之習之輩前導也

晉令

隋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職官志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佃叛外

佃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按成語似

別有本俟考

朔方上書

後漢蔡邕傳邕字伯喈拜郎中校書東

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紀傳

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傳

剛定者一故太傅胡廣略以前志所有舊事與臣欲

分列首目并書章

自敘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本傳因遊東陽紫巖

爲自序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

孝穆在齊

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

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嗣乃遣陵隨

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

傳本集  
皆不見

光伯自敘

隋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

間于時盜賊遽起先達徒以日迫桑榆門徒雨散

言殆及餘喘云云

兩都

撰兩都賦班固撰見載文篇

八詠

八詠沈約撰三歲暮本集一登臺望悲落桐五

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

華約爲東陽太守作八詠寫於樓上按東陽爲最

守此也

羅含

晉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常

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行馬晏

謝客

謝靈運見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兒

靈運小字靈運有論贊篇南史庾肩吾傳謝客兒

蕭繹

蕭繹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為布衣之交著高

多行

於世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

史十

志

溫子昇見敘

盧思道

北史盧思道玄孫思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

長安

終散騎侍郎參

麗詞

賦文心雕龍有麗詞篇論駢體其文曰造化

辭高

下相須專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

陳謨

云滿招損謙受益營麗辭率然成對

江總

陳書總字總持家傳賜書晝夜尋讀後庭共

陳暄

孔範等十

庚信

北史徐文苑傳庚信字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

士父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

安稟遷開府

躋駁

莊子末篇惠施多方其道躋駁魏都賦謀躋駁於王義按乖舛也本訓色雜或作騮駁義

亦可借後世書有作躋駁者躋訓小步失其義矣

沮誦失路

升庵外集倉頡不知有沮誦按沮誦文字今世知

古筆不行也又詳外篇正史篇

靈均當軸

按史記屈賈傳但言屈原者名平不言

即內美修能之寫象耳離騷見下篇此言靈均當軸借言以詞人當史局也

傅玄有言

傅玄見書事篇其言即所撰論三史故

陳尹

後漢班固傳顯宗召固詰校書部除蘭臺令

本紀因學紀聞論衡云陳平仲紀光武漢家功德

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閻徵君若璩據班固傳推

知是陳宗字袁宏後漢紀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

杜馬

馬援傳援兄子嚴字威卿明德皇后既立嚴



召見嚴進對闕雅詔留仁壽闈與校  
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劉朱盧揚後漢文苑傳劉珍字融校定東觀百家

又詔與駱駝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二十篇及卒蔡邕

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彪又盧植傳

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補

續漢紀又楊震傳震曾孫彪字文先熹平中公

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曰與日磾植邕等著作東

觀穆按四人傳中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乎一字無案屈原離騷經

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敘發跡實基於此此以賦體自述降及司馬相如

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  
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此則敘體所  
者先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讀文園之近作模楷

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  
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

釋太

史公則歷述先世而敘體備遂尋馬遷史記上自軒

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闢道路繇長故其自敘始於氏

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

年

釋

自此乃頂接史公開出議論

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

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

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

一作聞

踰於本書遠矣而後

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

謀一作

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

每一作

見其失者矣

釋初

議論言遷史本無斷限故遠溯源流班書止然自敘

述本朝而亦追敘遠代此習一起攀仰成風

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

實錄而相如自序乃

舊論

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

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釋此兩層與

論旨反離言自敘之過過在鋪張而相如不嫌自汗王充醜詆所生是出情理之外者夫自媒

自銜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不舊作所誤取案

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

也又曰吾每自依經作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

吾之先依經作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之舊無之字

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與異通

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

各言

一作見

爾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

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

恐誤或當

作梅陶

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

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

以自牧者歟

**釋**

此節乃本篇正調爲自敘誇尚者進規

又近古人倫喜

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

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爲曹

氏之初淳維

當作始均

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內

舊訛作南馬

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

約先約約先後非

之言

一作序

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

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冑纂伯

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

舊作古

失之彌遠者矣蓋

諂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  
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矣

**釋**

末節極之於冒承非鬼而誇情莫趣

**按**篇何以作爲史家以自序殿全史而作也史記  
而下有自序者漢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與史  
遷而四耳而旁及於相如揚雄者史傳卽其自傳  
也又及於王充魏文傅玄陶葛諸人序見本集者  
觸類而長藉以起諷也以龍門爲初式以蘭臺爲  
踵事以浼身證祖爲失體以誇尙妄承爲進規核  
而辯迨後官局分編  
序傳之例遂廢。篇當次前序例題目之間  
恐是錯簡。唐柳仲敷論氏族曰天子建德因生  
賜姓以國則齊魯秦吳以謚則文武成宣以官則  
司徒司馬以爵則王孫公孫以字則孟孫叔孫以

居則東門北郭以地則三烏五鹿以事則巫乙卜  
陶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始尚官七相  
五公所由興也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貧士  
晉宋因之賈氏齊王氏魏譜學興焉自有譜局史  
職皆具過江則爲僑姓山東關中號郡姓代北則  
虜姓凡三世有三官者曰膏梁有令僕者爲華腴  
尚書領護而上者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乙姓散騎  
太中者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謂之四姓又唐  
書高儉傳曰太宗以人尚閥閱嫁娶取貲謂之賣  
昏詔儉與韋挺等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  
僞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  
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  
家爲九等號氏族志後李義甫恥其家無名更令

孔志約楊仁卿等裁廣義例各以品位高下次之  
縉紳取焉目爲勳格至鄭漁仲作通志謂五季以  
來諸志錄皆散佚云譜胄源流興廢可考見者如  
此史言賣昏求財汨喪廉恥至風教又薄譜錄都  
廢而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矣然水心葉  
氏又言叔向以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憂  
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憂國行不必及民但爲  
門戶世有顯寵如晉宋王謝北方崔盧此叔孫豹  
所謂世祿非不朽也因閱此文附記其說

離騷陳氏族

篇首帝高陽之苗裔今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覽按余於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余曰正則

相如自敘爲傳

按漢書本傳無自敘明文譜之後

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

言之

不越史記之年於太史公自序云卒述陶唐以來至

全書也而本序之

遠徵近錄按漢書敘傳其首曰班之先令尹子文

平年也馬序推史官之由來班

竊妻相如傳相如遊梁歸臨邛令王吉爲具召之

君夜亡奔相如

論衡自紀自紀篇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

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怨讎衆多祖父

沈擔載就安錢唐縣生于二蒙誦誦卽充父與豪

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

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母曰

後也



三千之罪

孝經三經五刑篇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揚雄自敘

曰本傳顏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蓋疎謬也據

此可見雄傳皆自敘之文其說必有所受也前相如自敘注已見之

魏文帝

論射擊劍彈碁之平董卓脫張繡及

傅玄

玄字休奕見書事篇作

陶梅

其人無考世說方正注梅頤弟陶字叔真王

里立月旦評何如曰善褒惡貶佳法也王隱在坐

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

葛洪

抱朴子自敘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

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本傳略探之

儀父振鐸

大戴帝繫篇顧頊元孫陸終娶鬼方氏

氏也通志氏族略武王封安之苗裔欒挾爲附庸

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

先也劉言稍借更記曹叔振鐸者周武

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始均李陵

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

亮世命為田祖爰歷三代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

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威振北方宋書索虞

河內馬祖

按太史公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

司馬彪九州春秋敘

吳興沈先

沈約宋書自序沈子漢有曰戎字威鄉

者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

分鳥程為永安吳孫皓分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

改永安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博陸里

真律寧楹

未詳

胄纂伯僑

揚雄傳其先出自周伯僑者曰

家傳熊繹

漢書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

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

敬他

孝經聖治不愛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悌禮

煩省

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遠略近詳

舊作錄遠略近誤

則知史之詳略不

均其為辨

舊作

者久矣 荀子語可作本篇題目二

篇議遂與通

及于令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

云正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

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並史議原文 又

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

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

並優劣論

原文 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

次孟堅為甚

甚舊作非恐誤

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

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

首提後史益煩為論案乃 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

諸亦猶

古由通

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

**釋**

揭勢字是篇的輒求

其本意略而論之

**釋**

此下對兩讓分辨

何者當春秋之時諸

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

言一譌

吉凶大事

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

一作同盟而

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

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

遠一作非

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

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

一作各

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

一作事

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

原注杜預釋例云公文公已下亦六公書日

遺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倍此亦久遠

後書日之文見杜氏集解序疏一本此左正明隨

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

**釋**

此節兩層言左

孔左亦不能約之及漢氏一作時之有天下也普天

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轡軒之使月

日一作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京兆府字舊譌徵事於

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

增於春秋也釋此節言班有不得不煩之勢張乃降

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

族代世一作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

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即後漢書

也所以又廣於前漢也釋由班而推後漢之煩又其勢有必然者但今范史短

於班史此蓋舉華謝諸本而言篇尾云華謝所編煩於班馬是也夫英賢所出何國

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

謝承尤周一作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悉也

一作非蜀中巴梁語詳於二或一作非國蜀志最短何撰云

都者舊傳而言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

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

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

所以不減於大邦也釋更由漢而推之偏近之史其

循序夫論史之煩省者者一無但當要一作其事有妄

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

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釋數語一篇筋

論多少論且必謂正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

叔孫志夢於天甃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

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

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

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

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衷也從可知矣釋此節

于張所論之二書搜討其義言又古今有殊澆淳不

彼所謂煩省之說并亦未確也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

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

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

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

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

夫差旣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

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

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一作非之所書其審如此若

使同後來於往世同後來舊作限一槩以成書將恐

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

之所記宋書南齊書事倍於孫習晉書華謝之所編漢書

語煩於班馬此四句舊本雜亂不亦謬乎故曰論史

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  
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  
謂也

**釋**

後節更從煩一邊指證出與簡並勝之義能令勢字身分愈高而文情亦與會翔舞

**按**篇意都從荀卿子悟來荀言久則論略近則論  
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持此四語括此一篇大致  
了了不須復贅疏義也其曰但論妄載闕書不論  
厚薄多少說理尤爲圓足史通著論不難其綜覈  
難其寬和如此篇醇乎醇者也。此篇用意與敘  
事三章大相逕庭非前後違反也彼以用筆言此  
以載事言會向此中參悟乃可與言事增文簡之  
法又內篇至此將竟特以幹旋前論偏枯更可識  
著書補救之法。讀武帝乞漿一段識史筆之謹  
嚴見讀書之精密遇此等不放過便能處處得師



遠略近詳

荀子非相篇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按文之誤從劉貴

文心來文心云荀况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

信史也意亦自背

世偉張輔字也注見鑒識篇

介葛

見言語篇

天賦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選婦人私

上僂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曰牛

有讒卒亂其室

拔旆

宣十二年郊之戰晉師奔或廣隊不能進楚

出顧曰吾不如此

棄甲

見言語篇

乞漿柏父

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

上為姦盜飲攻之主人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

翁翁不聽嫗飲翁酒縛之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

言上所出後召嫗漢武金千斤按郭不

獻計天山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

謂美于曰漢遺天子亦欲獻之關氏長其奪己寵因

是開計鄙陋故秘

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發母微故

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

旋帝乃呂武陵焉

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鼎三年冬徙函谷關於

關將軍楊僕數有大功取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

三百里按已上四條皆郭本所謂以班氏不錄者也今詳

注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豈不與移關事無涉乎至

此校訂頗費日勝力後詳本尤與移關事無涉矣只

城濮鄆陵城濮事在春秋晉楚十八鄆陵事在成十

有窮少康有窮后羿見人物篇又左哀元昔有過

康焉澆求之奔有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繪能

天

王莽光武二漢終始傳紀

桓玄宋祖晉書之武帝紀及諸葛長民何無忌等傳

數事亦卷

為秦開蜀戰國秦策司馬錯遂定蜀史記略於秦

鄧艾鍾會魏志鄧艾字士季太傅

陸大舉圖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統諸軍三

萬餘人趨甘松沓中綴維會統十萬眾分從斜谷

沈蕭四句初注此書案頭有二本勤之異而誤同正

汰所兩羨而四句出遂刊定之後見別本

〔本〕議者苟嗤沈約梁休文著宋書衍顯字子著齊

書蕭之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也當晉書鑿齒

威字彥

亦著晉書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又一〕

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

蕭所記事

孫盛字安國晉人習鑿齒字彥威亦

所編語煩於班馬〔按〕二本皆正文夾注之互混

字等之誤更不待言邢子才言日思誤書更

# 史通通釋卷九

史與世壽卷六

史通通釋卷十

內篇

雜述

第三十四○雜述  
謂史流之雜著

在昔

昔在

三墳五典春秋禱杙

即當作

上代帝王之

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

釋

篇首所列  
皆謂紀載

正書用以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  
托起雜述

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

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

由來尚矣

釋

標出雜述家  
數開自此類

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

流別殊途並驚

釋

落到後所  
論列者

權而為論其流有十焉

一曰偏紀

一作記  
後同

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

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

十曰都邑簿

釋

先釐別  
其門類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

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以一有公字一載記王韶本名韶之晉安陸

帝當作紀姚最舊脫最字梁昭舊脫昭字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

**釋**此謂短述之書但近事而非全史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

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

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

之謂小錄者也**釋**此謂私志之書各錄知交而非正史國史之任記事

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

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

遺此之謂逸事者也**釋**此謂撥拾之書可補史遺用資參考街談巷議

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

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

或作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釋**此謂諧噱之書略資汝

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

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一作汝南先賢陳

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釋此齊邦舊德之書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

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

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釋此謂門之書比史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

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

民二字恐誤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釋此謂甄錄貞範之書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

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本名志怪

千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

也釋此謂搜探怪異之書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



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  
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  
之謂地里書者也

釋此兼風土人物言其類帝王桑梓書亦史志地俗一類

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  
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  
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釋此指帝京規制言其書亦史志都城一流○已上十

條書四十種各依其類而舉其概

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

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  
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  
之資焉

釋自此以下論其得失○首二條合論詞似棄而實取切見親知之作足供史底也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  
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僞不別  
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

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

釋第三條之得失奇者易誕故著

戒此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諷俾夫樞機者藉

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

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

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釋第四條之得失此條

所戒宜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

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

或作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釋第五條之得失鄉賢升送年增歲益閱此爲之起疑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

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

其錄猶雖一作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條之得失世家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

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

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

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釋**

第七條之得失前注言能補闕遺乃貴者以此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

或作鍊

氣可以益壽

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

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

其義無取

**釋**

第八條之得失前注言足當勸戒乃佳者以此地里書者若朱

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

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

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

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

**釋**

第九條之得失前注言

之戒居志館者擇之

都邑簿者如宮闕

一作闕

陵廟街廛郭邑辨

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

濫博而無限

於一有故字或作

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

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

論一

遂使學

者觀之瞽亂而難紀也

**釋**

第十條之得失宮闕尺於寸物產根株似非無益於

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

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覩縷故粗陳

梗槩且同自鄧無足譏焉

**釋**

此節總結十品括出史字作眼難諸書不以史

名亦皆史之雜流也又以不悉數者括其餘

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

一脫然字

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

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

於此科

**釋**

此又就子家者流別出近史者以該之

蓋語曰衆

一作聚

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

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藂殘固難以接

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

有旨哉

**釋**

至此統攝全篇一抑然則而用

藟蕘之言明王

一作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當作博聞

舊事多識其悉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

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

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

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以揚筆收而歸結到擇字本諸太史擇言尤雅之擇最是讀古隄防

**按**從上三十三篇論正史者備矣至是乃旁羅雜

乘洪纖靡遺莊諧殫錄可謂具體鼓吹者乎於正

史則嚴核之不嫌於孤於雜乘則廣收之必羸其

類可知子元是書盡意洗伐特欲令著作之庭淨

無塵點耳非教天下謾弃羣言也。核羣史道用

猛矣而如彼上篇卒以持平者愜物情收雜述道

用寬矣而就中分論仍以祛猥者閑文紀猛以濟

寬寬以濟猛其諸公孫僑之爲政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者乎。其流十其舉似者四十流別雖多不離史屬蹟而不亂也舉似似煩而約約且取小小冊見收大者可知也約而盡也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因而倍之唐于志寧

傳帝問本草

數百種梁陶隱居謂神農氏嘗藥以經不

載本草至齊

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經不

含氣而黃帝

以前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

所載郡縣多

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

者魏晉以來

吳普李當之合而錄之言華

葉形色附經

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言華

夏禹山經

胡渭禹貢雖指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

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入

多顏之推曰

禹益所記而志然其間可疑甚

所歸也尤表

曰此先秦之

書非禹伯翳

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

漢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

偏紀四種

陸賈楚漢春秋九卷撰十卷按山陽公

謂漢獻帝禪魏降封秋除著帝紀宋書王韶後事訖

義熙九年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

省之字耳無昭昭後略隋志姚最撰十

小錄四種子竹林名士戴達撰唐志七賢論二卷晉太

漢末英雄記隋志王粲撰殘缺元蕭世誠懷舊志

盧才道撰盧子行己傳道唐志

逸事四種和嶠汲冢紀年按紀年見春秋家皆簡

一十四字詔和嶠等以隸字寫之謂是吳均及蕭

顧協撰顧協撰二卷按伯厚紀聞謂是吳均及蕭

謝拾此謝綽拾遺見書志五行章又書事篇大言

瑣言四種劉義慶世說見尚書家裴榮期蓋其字

也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

省志五孔思尚語錄新舊唐志裴啓撰按榮期蓋其字

南北正八朝隋開皇中撰事綜

郡書四種

陳留者舊傳隋志漢議郎魏周斐南撰二卷

五卷舊唐志

會稽裴錄益都者舊傳隋志陳壽撰十卷

家史四種

揚雄家譜漢書揚雄傳即探此為之其

家傳三卷

殷敬撰孫氏敬傳即探此為之其

撰

別傳四種

劉向及列女傳曾鞏序劉向所序凡八篇

蘇頌定其書復為八篇

蘇頌定其書復為八篇

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

鴻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

注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

注所撰即此不當云逸民

雜記四種

祖台之志怪隋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作四

志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

志干寶搜神記隋志十卷

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給事劉敬叔撰十卷

地理書四種

盛弘之荆州常璩華陽國志見補注



篇龍門辛氏三秦按後漢李膺傳章懷注引之以證

羅含湘中文獻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未陽

則後人附益也又按地理與郡書略似關入

都邑簿四種潘岳關中記隋唐人為葛洪或岳撰本

篇陸機洛陽記隋唐志一宮殿無三輔黃圖見書簿

郡志地理有更與

洞冥拾遺東方朔憲洞冥序武帝明俊特達之教主

記四卷子之與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

者晉隴西王嘉字子年撰皆殘缺文起義炎事

劉昉撰有燉煌贊錄正史點煩三篇卷

朱贛闕駟朱贛按隋志地並多零失見存山海經已

家又任助地記增多陸本八十四家亦多零失見

州書名燉煌在零失中耶前辛氏三秦當亦然

撰十州志唐志十卷

辨職

第三十五卷  
一作識誤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

一作

下無虛

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真

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真

求真二字或作求其若此

斯乃

特一無字爲難遇者矣

泛從課職意刪  
出史職之難

史之爲務厥

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

之南史此其上也

秉直者

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

正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

勒者巨冊者

高才博學名重一時

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徒多聞者苟三者並闕

復何爲者哉

以三層實其難若是則道在得人專  
任不在設局監領矣全籠起議○已

下將領局居局  
二變流水扶發

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

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每有撰述

必以大臣居首

**釋**

此下論領局之弊  
落出近世故事

案晉起居注載

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賢

或誤

遂以武陵王

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

河間獻王

識異淮南而輒以

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無聞焉爾

**釋**

此推設領  
之始卽就

初設扶出不稱來

既而齊撰禮書

舊作國史

和士開總知唐修本

草徐世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

影和士開

指撝馬鄭

亦因國史相承而誤

之前周勃張飛

影徐世績

彈壓桐雷之右斯亦

怪矣

**釋**

遞到因循故事徒以貴幸武夫監領可笑○  
不切定國史爲言但指出所領非人以見例

觀其夾說本草可知所舉士開總領原用監禮本文  
正以職起下句監史尤難耳何人改易強作解事

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

尤二字

者若使直若南

史才若馬遷精勲

一作勤

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

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

夫一字

載言記事藉

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

一作準

的斯則可矣

**釋**

作折

筆情轉動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

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釋正寫官貴

無文虛廉高踞之狀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

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

取致一作擢遂使當官效用江左以不樂爲謠拜職辨

名洛中以不閑爲說言之可爲大噱笑一作可爲長歎

也釋至此透後一層言惟領局寡識遂致所引非人轉令敦古之士不樂就職矣領局之弊至此勸

住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

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

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

舛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釋上下此一輪作

局居局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

而人莫之省知一作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

之見也

兩入字仍帶領局者

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局峻宇深

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

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

餐

一作食

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

於斯職哉

**釋**

此局之設杜散佚也遂緣清禁開置史曹

剛致曠勤同匿流為偷閑奧窟矣

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

愛禮恡彼典刑者乎

**釋**

就虛循故事類宕一筆

昔止明之修傳

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

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

一作焉

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

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廊宇跡參僚屬而後成

其事乎

**釋**

此正證設局纂修之非古而參僚屬句即繳歸領局者運筆又捷

是以深

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釋**

結言惟其

如是志士所以取居之也仍對領局作收○皆自寓之辭

**按**內篇研辨史事無贖義矣至是竟作史局議一篇終之尋夫左氏以來三國而往編年紀傳都非局課自東觀開而局興焉馴而修必於局矣馴而局且置監矣江左河朔踵成故事爰暨有唐定制加嚴史館則移入省中監修則通勅朝宰凡所爲禁防程督之具靡弗備至而古風由是盡變而叢弊相仍益滋劉氏原始要終至說病處領者修者分層遞勘如扁倉之胗疾抉根因尅傳染探癥結真可謂洞垣一方吁室創山藏之轍不可復循而儒生迂議卒自孤行不廢如此篇是○此議對蕭

至忠輩發與忤時篇相照

真將軍

緜侯世家尉曰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

將軍也

史佚

佚書作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告孔傳

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

杜注史佚周文王之志有之

倚相

左昭十之二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

語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

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晉起居注

隋經籍志自晉泰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

徐州主簿劉道會撰

武陵王

晉書武陵王晞字道叔康帝建元初領秘

河獻淮南

漢書河間獻王德孝景皇帝子被服

淮南王安好書致賓客詳自敘篇

又造

禮書士開總知北齊恩好握槩士開善此戲因疾世

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魏收傳後主即位又先得幸於

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後主即位又先得幸於

本草世勳監統舊唐書李勳傳勳曹州人本姓徐

陶弘景本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言

李勳總監定名鑿增損舊本仍令司空卷

辟陽長信荀悅高后紀徙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

及為丞相不與治監宮中事通鑑秦紀文信侯

侯以舍人膠毒為宦者進太后幸秦紀文信侯

馬鄭注見補

周勃張飛史記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為材官

不好文學也先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字

益德涿人也先帝時以列侯為太尉蜀志張飛字

克封西鄉侯諡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



桐雷

舊注荒史黃帝主鑿藥之臣有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

能處方

按二守連稱于志

應仲遠

後漢應劭字仲遠詳自敘篇

坐嘯畫諾

後漢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

郡為謠

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

不樂不閑

未二詳句

史曹地處禁中

舊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

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期

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

至開元

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以舊尚藥局充

語云雖無老成

後漢孔融傳融性好士與蔡邕素

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按史

通蓋用此語謂貌似而實不稱也故不曰詩云而

云曰語

正明避時

見申左序述漢書藝文志語

成書家庭

班固傳固欲就其業有人上告固私改國

史者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

草志私室

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頽上表曰陳壽作志明乎得

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按此二條正史篇亦見之

冠猴獻狀

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皆賀寬饒不往請之乃往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印視屋而歎按獻狀媚態也許伯外戚恩澤

侯

### 自敘 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

直敘起不衍世系是自敘著書體非史家敘傳體也

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

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

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

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

**釋**

首表

平生與史

先

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其年而講誦都畢于時

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

欲令博觀義

舊作

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

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

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

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

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

**釋**

由其宿植

年未弱冠創通全史胸貯皂白

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

心諸史我則未暇

**釋**

四語

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

是思有餘閑獲遂

一作

本願旅

一作

游京洛頗積歲

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

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

**釋**

至是并史流旁  
雜靡不兼綜矣

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

者皆得之襟

亦作  
衿

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

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

有一  
字脫

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

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

舊脫  
爲字

童子何知而敢輕

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

集果以二史

疑當  
作事

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

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

**釋**

至是則進退羣  
言中有定主矣

及年以

已通  
過而字

立言悟日多常

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

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

牙期管  
鮑倒用

味有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

舊誤  
作吳

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

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釋蒙此

上節俗難與言深致知音不孤之喜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

史籍之繇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

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

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

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

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

姚姚一脫姚字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

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致一脫致字驚

末愚一作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

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

敢舊作也釋此節敘到欲出手眼釐定羣既朝廷有

知意

之恐音字

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

東觀

原注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卽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

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每惟皇

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起居實錄之類則有之

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一作年中會

奉詔預修唐疑當史及今上宗卽位又勅撰則天大

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

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言當鑿柄相違齟齬難入

故其恐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

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

用於時而美恐當志不遂善志用左氏鬱快孤憤無

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

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道難行姑作史  
通以露本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

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

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釋自此以下歷舉往昔  
傳書以啟自托之端

將淮南作引淮南之書  
不專一路故用另述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無絕作一

絕無必商權而言則其流又衆釋四句上  
下作紐蓋仲尼既歿

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

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釋法言  
主談

理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

鄙夫貴遠賤近傳茲恐當作  
轉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

論衡生焉釋論衡主  
徵据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

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

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釋風俗通  
主博洽五常異稟百行

殊執一作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

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

生焉

釋主人物志

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

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

銓

錯一作非

綜故陸景典語生焉

釋典語主評品

詞人屬文其

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

殊一譌

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摘撫故劉勰文心生焉

釋文心雖龍

主文章體裁○每書各有標旨看其舉義簡當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

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

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挾人倫總

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

固以納諸胸中曾不帶

音董或誤作董芥者矣

通相爲吐納託

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

鑒誠焉

一脫此

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



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  
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  
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  
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  
抑一脫此斯之謂也釋至此收到史通作而竊取之  
義見遂欲上擬春秋與前迴

應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

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釋下此

又專以子雲爲比者蓋自摹作此書之何者揚雄嘗

身分以俟後世相知定文寄意懸遠也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

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釋第一層在

未作史通前見志氣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

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

似二也釋第二層在方作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

妄故作解嘲

漢書作諧

以訓訓

一譎

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

言其短故作釋蒙

唐書本傳不著

以拒之其似三也

第三層在

既作史通後見主張

揚雄少爲范跋

漢書作跋

劉歆所重及聞其撰

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頤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

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理難

理難一作難以

探蹟既絕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

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

第四層通前後時情

而言見知希自貴

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

持特一譎

以自慰

四似

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

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爲當時所賤而桓譚

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

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卽徐

堅朱則敬

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

不出公紀

續陸

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

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沍淚盡而繼

之以血也

釋末

問世只在徵心從對面顯意○自昔梁

徵士至此

一重掩煙景無邊

**按**史通非史也而史肆也故於正集之終擬史作

敘亦不全乎敘傳也而專乎敘書也體例然也其

始循年銓綜其中况古著述其末待後論定其骨

岸然其味油然。篇中云貫穿者深矣網羅者密

矣商略者遠矣發明者多矣又云談經惡聞服杜

之嗤論史憎言馬班之失而多譏往哲獲罪固宜

由今觀之所言皆驗蓋攻劉見智者鮮有不索其

癥而繼唐編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乃好勝之私與

同然之是交據而不能自斷卒出於騁辯之一途

陰用其言而顯訾其書吾不知其何說也。曷言乎陰用其言也曰第取唐後成書印證之斷可見矣自其以編年紀傳辨塗轍也而二體之式定自其以史記漢書昭去取也而斷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紀於未帝之先也而開創無冒越之篇自其擬世家以隨時所適也而載記有變通之義自其論后妃稱紀或寄外戚皆非也而傳首始正自其論篇贊複衍更增銘體尤贅也而駢韻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災祥屏讖緯之蕪自其痛詆魏收之標題也而稱謂絕誕妄之目自其以書地因習爲失實也而邑里一遵時制自其以敘事煩飾爲深誠也而瑣噓半落刊章約舉數端後史可覆謂之陰用其言不可概見哉夫古今人不相及

望兩漢之雄俊則道遠效六朝之藻飾則真喪唯夫約法嚴修辭潔可以學企可使質全為之嚮道者史通也綜往飭歸功亦博矣故同一書也耳食者曰工訶古人心喻者曰導吾先路願以告具眼讀書者。每讀新舊書徐堅等七人傳益使人想重劉公不敢哆口謾也七人者皆皎皎亮節士也語有之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其弗爽矣夫

東海徐堅

舊書本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方慶善三禮之學常就質疑又賞其文章

典寶楊再思

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

多識典故

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凡七人書府新書儒學傳堅寬厚長者太平公主用事武攸

暨屢邀請

堅不許帝大補集賢處命撤之曰君張說令揭大勝以後其龍堅望見處命撤之曰君

子烏取多尚人

卒年七十餘謚曰文按徐朱諸人皆劉氏石友義取品概互證故探授加詳

牙期管鮑

列于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曲每奏于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善哉

善哉吾於何逃聲哉又力命篇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也

永城朱敬則

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

昌宗嘗命畫工區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焉

高士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與

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新書敬則請高

史官選以求名才章安石嘗閱其藁史敬曰董狐

何君賢臣所以長懼也古

沛國劉允濟

舊書本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

接戰國為魯後春秋長安中兼修國史新書允濟

嘗曰史官善惡必書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

義興薛謙光

舊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涉文如

目擊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景雲中拜御史大

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加彈奏

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

賜名登卒年七十三

河南元行冲

舊書本傳不阿順博學多通狄仁傑曰下之事甚

上猶蓄聚以自資也脯牖腹以味者多願以小入

桂以防病疾門下賓客甚充旨者多願以小入

備一藥物拜太常少卿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

者所稱秘書監馬懷素卒詔行冲代其職表請通

撰古今書目為羣書四錄卒行冲七十七按行冲又通

譽著論辯說中篇牛繼馬後注金之

**陳留吳兢**新書本傳兢則薦兢知經史方直寡諧比魏

天寶初卒年八十兢敘事簡核張說誣證魏元忠子

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子

忠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之心不善知兢所

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

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

**壽春裴懷古**

舊書長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歷

至虜廷默殺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

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不毀節以懷

求生請就斬所乃審慎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督

監軍稱其馭士信臨古不財廉為國名將云按所  
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局故未及之

觀史籍至訖于周凡八句皆孔安

淮南子漢淮南王傳安為內書二書招致賓客方術

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  
言別見採撰篇按本處蓋指內書言即今所傳鴻

解烈

法言論衡揚雄法言見採撰篇

風俗通後漢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

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聊以不才舉爾所

正俗最其上也不昔畫者曰犬馬最難鬼魅無形犬

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其難矣

人物志三國魏志劉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

作說略著樂論凡所撰述史部中得劉劭之類百餘  
篇阮逸序子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劭之類百餘

十二篇其述性品之上才質之兼偏  
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誠一家之善志也



典語

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

是書隋志云唐志乃有十卷或作者存而不知幾又見

是教

文心

南史人文學傳劉瓛字彥和梁天監中東宮通

序略云子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五

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論之既

孝標

比敬通曰梁文自學比峻傳峻字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敬通也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

余逢命世英主亦擴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

至身操井白余有悍室亦家道轅軻三同也其流郁

烈四曰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名賢將同秋草此

後漢馮衍字敬通

四異也按敬通

慧芥

相如上林賦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

果蒂之蒂唐韻音帝

揚雄草撰

漢書本傳哀帝時雄方草太玄有目自

號曰解讞雄好古而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

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

崔子玉書乃者披讀太玄經顧譚不及見也張衡與

心實與五經擬玄讀四百歲其與乎陸績述玄雄受

之氣純和韜真含道宋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桓譚謂

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

之也東晉李軌爲之注

淚盡繼血

說苑權謀篇

體統

紕繆

弛張

史通通釋卷十自敘

九中華書局聚

乎

史通通釋卷十